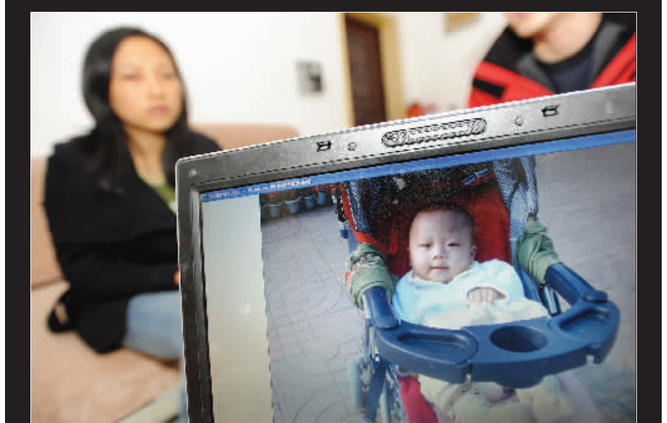
怕睹物伤怀,徐宝宝的爸妈扔掉了家里有关宝宝的所有物品——

痛了哭了累了,我们只想回到平静的生活中

“基本满意。”从昨天下午得知调查结果到晚上,徐定金不知接了多少电话。大部分来电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:你对调查结果满意吗?但在徐定金的脸上,看不出任何满意的神色。“孩子没了,第一次所谓的调查结果又是那样,他能怎么说?”一直陪伴徐定金的大学同学兼邻居小唐说。徐定金、妻子李琼、宝宝小柠檬,这个家庭曾经被全班同学誉为“最幸福”的家庭,如今却成了最不幸的家庭。

“每说一句话都触动伤口,不想再提。”昨天晚上,凄风冷雨,枯坐家里的李琼对快报记者说,现在只想回归平静,过回正常人的生活。



母亲李女士不敢再看宝宝的照片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艰辛

从网恋走向红地毯

在徐定金的家里,贴在阳台玻璃门上的大红双喜依然鲜艳。这对80后小夫妻是去年5月中旬结婚的。但在这个家里,看不到一张他们的儿子小柠檬的相片,更没有玩具、衣服。“宝宝的东西,都处理了……不敢再看到,看一眼,心里就……”徐定金轻声解释着。徐定金的妻子李琼一身黑衣,坐在房间的角落里,面前的电脑不时发出“嘀嘀”的响声,那是关心他们的朋友们发自网上的问候。李琼的父母也从湖南赶来,失去外孙的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,用被子蒙着头。

徐定金来自连云港农村,和李琼的幸福生活是从7年前一场网络邂逅开始的。那年,徐定金在南京工业大学读大二,李琼则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永州,也在读书。“没人想到,我们会最终走到一起。”徐定金和李琼在网络上聊天认识成为恋人后,不仅李琼的父母,甚至连室友小唐都觉得有点不现实。“网恋的很多,但基本都是一段时间后就散了。”可徐定金一直锲而不舍。大三暑假,徐定金第一次去了湖南李琼的家,也“理所当然”地被李琼父母婉拒了。“一是他们不舍得女儿离开,二是老人家觉得,网上的爱情‘不靠谱’。”徐定金一共去了湖南四次,最终让李琼的父母信任了他。“2005年,我把李琼接到了南京。离开她家时,我向她父母保证,一定会好好待李琼,让她过上好日子。”

喜悦

做母亲的感受如此美妙

徐定金家境贫穷。2004年毕业后,不仅要赡养父母,还要供一个妹妹读书。“李琼刚到南京时,只能挤在我单位的集体宿舍。”徐定金指着客厅角落里的一台旧电视机,“当时放在我宿舍里的就是它。”徐定金在房地产行业工作,每天风里来雨里去,“李琼抛下父母跟我跑这么远,我想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”毕业才三年,徐定金拿出所有积蓄,东借西凑了首付款后,在江宁买下一套100平米的电梯房。装修完毕后,徐定金正式迎娶了李琼。

他们的儿子小柠檬是结婚一周年零三天出生的。李琼记得,“小柠檬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,每天跟我一起坐公交上下班,一起穿过大街小巷回家,一起漫步于小区外的河堤上,一起窝在沙发上听莫扎特钢琴曲……看着慢慢长大的他,每天幻想着他可爱的模样,当第一次感受到他小脚丫的力量时,我都欣慰地笑了,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感滋生了!”

做母亲的喜悦充满了李琼的心。“以前,看着同事每天抚摸着自己的大肚皮,在闲暇时细声地跟孩子对话,不时因为肚里小宝宝的一脚而兴奋不已,当时的我都会觉得好奇怪。”等到即将做妈妈了,李琼才明白,做母亲的幸福,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无法感受到的。

痛心

还没等到宝宝喊妈妈

2009年5月15日,李琼在医院生下了儿子,他的小名早已被父母定好,叫小柠檬。李琼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,“都说做母亲的女人才算是完美的女人,现在我也是深有体会,从产房里宝宝出生后第一声响亮的哭声开始,他让我忘了所有的疼痛,除了感觉到身上的责任,心里同时无比骄傲!亲着他粉嫩的小脸蛋,摸着他的小头,看着他熟睡的样子,有种忘我的感觉!”

“他们这个家太让我们羡慕了。”大学室友小唐和徐定金买的是同一幢楼房的同一个单元,徐定金结婚时他是伴郎,甚至连妻子都是李琼帮介绍的。“他们结婚时,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来了,他们俩太让我们羡慕了。”而小柠檬的降生,更让小唐夫妻羡慕不已。每天下班时,小唐都能看到小柠檬被妈妈和奶奶带着,在小区广场里散步。“那时,我都忍不住过去抱抱孩子,我心中理想的家庭,就是这样的。”

徐定金和妻子为小柠檬拍下很多相片,“宝宝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乐趣,他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中心,无论我们在外面做什么,心里想着的都是他。”

“一个多月时,宝宝在大银杏树下听知了叫,两个多月时,宝宝在小区门口看来来往往的车辆,大眼睛会随着车流的方向来回转动,四个月时我们带他逛周边广场,看花草鸟虫,五个月时宝宝会在我们吃饭的餐桌上天天上演单手拎水壶……”想起过往的每一幕,李琼都痛苦地闭上眼睛,摇摇头不愿再回忆。

李琼记得宝宝的很多个“第一次”。第一次认妈妈,第一次学会用手抓东西……但她没能听到孩子第一次喊“妈妈”。

震惊

小天使走得那么突然

小柠檬百日那天,按照老家的风俗,李琼一大早便叫妈妈去菜场买鲤鱼,趁着宝宝心情不错时,让他跟鱼来了个大Kiss,然后中午把鱼做了,让宝宝尝了点鱼肉。“这是希望宝宝健康成长的意思。”但没想到,11月4日,宝宝却走了。

“11月4日,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黑暗日子,这天我可爱的柠檬宝宝走了,他走得那么突然,无法让身边人所接受,也无法让身为母亲的我所接受,我哭泣,我呐喊,我跪地求人,我捶打自己……可一切都挽不回他的小生命。”李琼痛苦地说。

小唐还记得那天上午接到电话时震惊的心情。“我在工地上,突然接到妻子电话,她一直在医院帮忙的,她哭着告诉我,小柠檬没了……”那一天发生的所有细节,都已经被发布在网上,并被媒体报道。几天来,小唐亲眼看到李琼和她的妈妈哭得几次昏死过去。

“那个每天在小区门口迎接妈妈下班的小宝贝,那个他爸爸每天放在大腿上亲得咯咯笑的小天使,就这样被医院的魔鬼所害,离开了我们。”李琼哭着写下这样的文字。她说,她满脑子都是孩子的身影、孩子的眼睛。”跟医院几番交涉无果后,徐定金只好将事情经过发在网上。朋友们也一起帮忙,在几大有影响力的网络论坛发帖,将此事公布于众。“我没有别的途径申诉,选择网络完全是出于无奈。”徐定金说,“但后来掀起这样大的风波,出乎我们的意料。”

心碎

现在只想回归平静

第一次调查结果出来时,徐定金夫妻感到非常震惊。“他们把大家当傻子了。”徐定金说,就好比儿子在外面打了人被告到老子面前,老子出去转了一圈说,儿子没打人。“你能怎么办?”李琼说,他们虽然泪已哭尽,但心有不甘。“我们得坚强,不能倒下去,因为我们要为宝宝讨公道,同时也得给家里的老人一点最后的支撑。”看着婆婆一次又一次昏倒摔伤的额头,这对年轻夫妻的心在滴血。“我想亲爱的宝宝在天堂,也会感受到奶奶对他的爱的。”

几天来,徐定金不停地忙着接受记者采访,一遍遍讲述。“忙起来,能暂时好一些,但回到家,安静下来时,心痛得无法忍受……”徐定金指着电脑前的妻子,“她更是不能想,不能提。”家里有关宝宝的所有物品都被处理了,只有电脑里还有一些宝宝的相片,从出生到5个月。“我不敢看。”李琼痛苦地说,等事情过去,她会把所有相片都删去。

“每说一句话都触动伤口,不想再提。”李琼说,现在只想这事尽快过去,“想回归平静,过回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
快报记者 常毅

从接受委托到介入调查,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耿延律师的心里一直无法平静。5个月的可爱儿子的离去,让徐定金夫妇悲痛欲绝,但是,当面对独立调查组给出的调查结果时,这对夫妇却大度地表示,他们不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,这让耿延感慨万千。

代理律师耿延昨晚表示:

家长不再追究当事医生刑责

接受委托:很震惊

“我们要为小孩讨个公道,希望耿律师接受我们的委托。”11月9日下午,耿延律师接到一个电话,一位自称徐定金的先生希望委托其作为他们家的代理律师,处理徐宝宝一事。当时耿延已经连续在法院开了几天的庭,还不知道徐宝宝的事情,便约好碰面聊一聊。

“什么?5个月大的孩子,在医院呆了不到一天就没了?”坐在耿延对面的徐定金满脸疲惫,简单介绍几句后,耿延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医疗事故的案子接手太多了,再加上爱人本身就是医生,耳濡目染下,耿延也算是半个医生,但还是被徐定金所说的吓了一跳。

耿延翻净心来,拿着徐定金递来的书面材料,仔细研究起来。在这期间,徐定金的电话不断响起,脸上的表情却始终阴沉着,嗓子明显有点嘶哑。

整整一个小时,看完全部材料后的耿延一言不发。他感到一股无名的怒火,开始在胸中翻腾,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委托,决定要为这个5个月大的孩子讨个公道。

调查形式:很满意

在调查的过程中,耿延与院方接触后,感觉院方的态度很“暧昧”,“总是回避一些实质性问题。”特别是看到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院方的表态后,耿延更觉得里面有不少“猫腻”。

就在耿延准备进一步采取调查措施时,一个独立调查组成立介入此事。记者、人大代表等各方人士组成的第三方调查组,让耿延又看到了希望。果然,当昨天调查结果出炉的时候,耿延迅速跟徐定金夫妇进行了沟通。

“对于这样的形式,当事人很满意。对于此次调查出来的结果,也基本满意。”耿延说,前后相隔几天,调查结果却迥然不同,更加说明了此前院方调查结果的“猫腻”。

耿延表示,这样的调查组,他也是第一次遇到,“跟医疗鉴定调查组完全不同”。在耿延看来,医疗鉴定调查组的成员全部是专业人员,且主要依据书面的报告来判定,而书面报告和材料又是来自医生或者院方的记录,这些因素都导致医疗事故鉴定的结果很容易出现不公。但此次的调查组,除少数专业人士外,还有媒体记者、计算机专家等医疗行业以外的专业人员,这就使得这样的调查结果,会公正很多。

家属意见:免刑责

在耿延看来,目前独立调查组调查结果出台后,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医院领导以及当事医生护士的处理,都是行政责任,“接下来,还会涉及到民事和刑事责任。”

耿延表示,医生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,代表的是医院,因此,民事责任的追究比较简单。按照法律规定,院方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两个前提,一个是有无过错,另外一个是过错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。从独立调查组给出的调查结果来看,基本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,因果关系非常清楚,法律争议焦点已经趋向明朗。

至于刑事责任,当事医生应该存在过失致人死亡的嫌疑,“但是否真的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的条件,还需要公安机关进一步认定”。但耿延表示,昨晚他跟当事人沟通时,当事人明确表示,他们不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

快报记者 田雪亭